渡边淳一：说说情欲那点事儿

在日本，男士们一般到 60 岁就退休，但渡边淳一今天仍在努力写作。40 多年前他曾是位外科大夫，35 岁弃医从文。关于这段经历，渡边淳一给出的理由是：即使每天出诊，也只能治好眼前寥寥有数的几个病人，写小说就不同了，能面对更多的受众。从年轻时代就喜欢文学的他至今认为，写小说能更广泛地给人们带去思考。

不过，大夫生涯显然收获良多。他记得，那时有一位 80 岁的老校长住院，每天早上他一起来，女护士就去给他量体温。这时候老校长总要反过手来抓住小护士的手腕，每次女护士一俯身，老头就会目不转睛盯着她的胸部。小护士跑去渡边大夫那儿告“色老头”的状，可渡边却不紧不慢：“就这点事儿，你也毫发无损，他愿意看你就让他看吧”。还有一次，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，腿不好，在医院里做理疗。护工里面有个 25 岁的小伙子，老太太动不动就唤人家过来，帮她摸摸这儿，按按那儿。渡边和别的医护人员都知道老太太其实没什么事，也由着她去。渡边认为，都 80 多岁了还有这种好奇心，那是支撑着老人们活着的生命力。“这就是人。”渡边淳一说，无论是给人治病还是写作，首先要做的是“更深层地去理解人是什么东西”，最

大的关注点是“抓住人的真实性”。

在这个微寒的春天，渡边淳一来到北京，为其小说《失乐园》全译本的出版“捧场”。面对年轻的中国记者，77 岁的渡边淳一在采访结束时轻轻抱怨了一下：“为什么总是没有年纪大一些的人来提问？”这小小的“偏见”，或者说偏执，在渡边淳一的畅销小说题材中经常能看到：《失乐园》写的是中年危机与中年人的婚外情，而后期的小说《复乐园》，以及即将在国内推出的小说《孤岛》，都是探讨老年人的感情与人生状态的。

提起这种“偏执”的来由，渡边淳一说，年轻人的爱，喜欢就能在一起，既得到父母也能得到其他人的祝福，简单而单纯。可到了中年，有家庭、有孩子，还有工作中复杂的人际关系，“男女背负着众多负担，要想实现纯粹的爱，必须抛弃更多。”他因此提出，中年人的爱情，或许是某种意义上“更纯洁的爱”。

渡边淳一曾亲身体验过这种“痛爱”。小说里，50 多岁的久木与 38 岁的凛子之间所拥有的激烈性爱，渡边在十多年前，与一位插花艺术家也曾共有过。他说：“我曾经爱过一个人，想更多更多地爱她的时候，我会突然感觉到一种近乎于死亡的不安。”他也承认，就

因为自己还是顾及到了当时的家庭关系，没有勇气“把爱推到极致”，他才把当时“爱到两个人去殉情这一步”，通过小说表现出来。

回复到平稳家庭生活中的他，名字一下子就与“欲情小说家”与“婚姻否定者”的标签重合。他曾遭日本一群家庭主妇上门抗议，网上也有不少人批评该小说“颂扬外遇”的主题与露骨的性爱描写。但渡边至今态度如一：他认为人性中有很多欲望，究竟是放弃、逃避还是妥协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智慧。“不伦之爱”，在他那里只相对于社会伦理而存在。任何的爱情，在渡边淳一心目中都是自私且私己的，就像他的写作：“小说不是教科书，没有标准答案。小说只是提供一种提示。”

提到了日本一般的中年夫妻，“表面上貌似完成了爱的过程，内心却缺乏爱情，充满了困惑与纠葛。”而现在的日本夫妇，有很多人在维持原有家庭的前提下，为了享受外遇的快乐而出轨。他希望全译本能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契机：通过书中男女性爱的描写，结合自身对爱的理解，去感知如何达到身体与心灵的融合。

奔八十的人了，渡边却说他不喜欢约定俗成、按部就班的人生。他说他就是喜欢做与年纪不相符的事，比如说，“现在还在谈恋爱。”谈什么恋爱呢，老头儿没直说。可是当有人问起“年轻女读者示爱”的问题时，渡边脸上掠过一阵顽童的神色，说：“这样的人很多，给我写信什么的，”以后的事呢——“就是我个人喜好的事儿了。”

出生：1933 年生于日本北海道

事迹：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，上世纪 90 年代在《日本经济新闻》发表小说《失乐园》，描写不伦中的纯爱，掀起“失乐园”热。作为日本现代浪漫小说的著名作家，目前已出版 130 多部作品。

现居：日本东京

Q&A

Q:新版《失乐园》保留了完整的对性爱的描写，您自己怎么看这部分内容？

A：中年男女的爱更复杂、更深刻。中年人的爱中，性的成分占很重的位置，我所写的这种不伦之爱，其之所以强烈是因为他们在性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快感，而性是自私的，人在性爱中能获得双重的罪恶感和快乐感。

Q:爱与死的主题在日本曾经是美和高贵的象征，在现代比较不是那么普遍了，在您的小说里这是不是带有怀旧的感觉？

A：传统上的爱与死的关系是因为不允许有越轨的爱而不得不死，而《失乐园》中的爱与死是为了追求最纯粹的爱并使爱能够永恒而赴死，我想这是不一样的。

Q:您生活中是不是也受不了温吞吞的感情，希望追求极致的感情？

A：我在某个年龄阶段非常想追求极致的爱，但没有走到死的

一步，不然的话你们就看不到现在的这些小说了。

Q:是什么阻止了您？

A：主要还是缺乏勇气，所以我会把自己软弱的这一面通过小说表现出来。

Q:您现在是不是更喜欢平和的爱？

A：不是唯一的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也不是待在家里就好了，我仍然在恋爱。我不喜欢用年龄分段，我喜欢在不同的年龄做些与年龄不相符的事情。我的好奇心很强，比如见到某人，我就在研究这个人做过多少次爱。如果对异性失去好奇会很容易衰老。

Q:很多读者读您的作品是一种所谓的生理阅读，而忽视了其文学性，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
A：读书的人用什么样的眼光去读在于自己的境界，作品能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就好了。日本小说家很多，但把性爱描写得很好的并不多。性爱写得淫秽很容易，但写得很干净很美是不容易的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写你们自己的性经历，你会发现很难写。